

14991

喉
白
闡
微

清
歙縣樞扶氏鄭若溪著

清

鄭若溪撰

喉

白

闡

微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前言

「喉白闡微」一書是清朝嘉慶年間安徽歙縣鄭若溪先生的遺著，鄭先生以喉科聞名於當世，這一本書是他根據自己四十多年的臨床經驗寫成的。

本書對白喉的辨證論治，確具創見。作者認為傷燥及感受疫氣爲白喉致病的原因，採用養陰清潤爲治療之法，矯正時醫治療白喉每作實證治之，非辛散發表即苦寒降瀉的錯誤見解，爲後世治療白喉開闢了一新途徑。去年我省部份地區白喉流行，我們採用養陰清潤之法，獲得良好療效。

本書末附爛喉風一篇，作者爲鄭若溪先生之弟既均，因該文同爲論治白喉之作，而其對白喉之認識、立法亦與鄭若溪先生相同，故附錄於後，供作參考。但由於年代久遠，原文已殘缺不全。

「喉白闡微」一書原爲鄭氏家藏秘本，百年來一直「秘而不傳」。解放後，黨和人民政府極爲重視祖國醫藥遺產，鄭氏後裔中醫師鄭景岐先生深受感召，毅然將其先代家藏秘本貢獻出來，這種精神令人欽佩，值得大家學習。

安徽省衛生廳

一九五六年七月

序

鄭子若溪。聰明好學士也。潛心醫道有年矣。其於喉證尤究心焉。蓋喉科乃其家傳。然其書特言實證而未及於虛也。至於白腐一證。近日更多。醫者罔察。不論色脈。每作實證治之。而天枉者不可勝數。若溪心竊傷之。自出手眼。辨證著方。以闢其謬。而病是證者。咸登壽域。書成持以示余。余讀之。不覺躍然。因謂之曰。善哉。子能爲白腐證闢一坦途。而以虛燥立方。子之功德遠矣。蓋白者肺色也。腐者腎臭也。原非病也。形而出之。外則病矣。腐且白則肺燥矣。白加腐則腎枯矣。既燥且枯。子母俱敗。不有以潤之補之。而猶曰紫正敗毒。則將持雌失雄。棄陰負陽。其不至於胥溺不止矣。吾子之論是也。藏之名山。曷若傳之後世。好生之德。與人同之。不亦善乎。因書之以弁其簡端。

嘉慶二年丁巳仲冬月七十有一老人莘田吳守先紹中氏拜撰

跋

丁巳秋九月。念六日。予妾洪氏。喉痛。起白。大如菌。寒熱交作。手足如冰。延醫。牛蒡甘桔。不效。再投。病進。更醫。以紫正地黃湯。病加沉重。又另延醫。以羌活大黃湯。至月朔而命逝矣。皆曰。此惡證也。古無治法。又曰。此真證也。百無一生。予悲之。證之陋人如此之甚歟。詰朝。樞扶叔祖慰予。予以實告。叔祖曰。此傷燥也。子喻五行。其知之乎。夫水燥則涸。木燥則枯。火燥則烈。土燥則崩。金燥則頑。誠如是也。生機熄矣。所以六氣之中。惟燥爲難治。予誌之。不敢忘。越二日。小女未周歲。而斯證作。卽延叔祖治。七日而滿口之白腐頓消。成敗易勢。得失相反。如此。可見證無善惡。亦無真假。而治之得以生之者。皆功用之深。而識力之到也。夫叔祖苦心濟世人也。又深慮乎後學者。擇焉不精。語焉不詳。於是竟其委。尋其源。纂成此篇。以示余。余捧而讀之曰。此乃普渡之金針也。彼之咄咄爲不治者。今不共登衽席而享壽域乎哉。同時患此證者三人。惟小女獨存。其偕亡者。亦命矣夫。居今思昔。爲之愴然。爰跋於後。以感再生之德云爾。

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孟冬月上浣雙橋蓮湖居士

自序

予自庭訓以來。日究岐黃。蓋亦四十餘年矣。丙子秋。自漢返棹。見小兒喉白一證。五七日而斃者。不可勝計。急思所以拯治而安全之。豈無良方以生之乎。何以專科者之治此證。非表卽下。非行氣卽瀉氣。復有肆用苦寒者。往往打噎音啞。甚則喘促莫救。誠可憫也。推其致病之由。總不外乎六淫之氣。而六氣之中。惟燥之爲病。其治之也難。今之爛喉風者。得毋傷燥者歟。不然。何其變動之速也。因而與肝均三弟。朝夕討論。必求其極而後疑析。於是恍然而得之曰。金被火燦。水失其源。使非探其本而治之。何以生其津。救其涸。而俾枯者潤。涸者澤耶。爰立金從水養一法。二十年來。活者甚夥。經驗既久。不揣固陋。發明其蘊。俾臨斯證者。知所趨向。不致迷途莫返。是則區區之深願也。若謂補前人之所不及。吾亦敢乎哉。

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孟冬月雙橋樞扶氏謹識。

喉白聞微

歙縣樞扶氏鄭若溪著

雜說

是書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專指傷燥及感疫氣者立言。其源由於水虛則金不潤而燥。辨證論治。最忌發散。又忌苦寒。當以養陰清潤爲主。經驗既久。不揣固陋。條分而詳晰之。

一春溫。夏熱。秋燥。冬寒。四時皆患白爛。然值火令司天。燥金在泉。火且燥矣。肺爲華蓋。清肅而司降令。嬌臟而畏煩熱。一經亢燥。則液耗矣。高源之水。不易竭乎。是以歲氣熱化而患此證者。較之平時爲更多耳。

一傷燥與感燥不同。傷燥之白爛不傳染。其傳染者。乃感疫邪之燥氣耳。然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彼白爛者。氣之所化也。一經感觸。邪直乘虛而入。是以知喉痛寒熱白爛。形色雖同。而治法亦宜審明虛實用藥。不得因感疫邪者盡屬實症也。

一疫邪喉白寒熱指尖不冷。舌苔或灰黃而厚。或燥而生芒刺。或壯熱不退。或燕口紅腫。而兼白爛者。或口臭而渴。或熱退後。交酉戌熱復作。或大便五六日未解。脈數有力。形色俱實者。此屬邪熱使然。而非本氣自病也。

一肺腎不足而患此證者。其白平粘兩傍不腫。亦發寒熱。或頭痛。或耳鳴腰痛。或手冷鼻塞。或舌無苔。或苔黃。或白。或黑而燥。或口臭咽乾。或喉瘤而兼白爛。或內熱狂甚。或形色困倦。脈細數無力。速宜養陰清潤爲主。倘延遲時日。卽難治矣。

一喉腫而起白者易治。若不紅腫。而白粘於喉傍。其形薄者亦易治。若厚如蟹中之白。或轉焦黃色。未曾延及會厭俗名舌者。猶可治。若白腐纏滿會厭。已屬危險。治之如法。猶可得生。若白腐已經纏滿會厭。再加音啞喘促。已成敗證。無能爲力矣。常見悞用喉科通套藥。以及發表並苦寒之劑。卽變爲壞病。難以挽救。誠可憫也。

一初起悞投表散。以及苦寒瀉肺。其白延爛。遂至音啞打噎。甚則喘促。卽爲肺氣垂絕之證矣。

一始初悞服表散寒涼及攻下者。若虛里未跳動。尙可治。假使跳動之甚。卽內經所謂雲門跳動應衣。宗氣大洩。萬難着手。縱人事清爽。行動如常。其音必啞。危在旦夕。終難拯救。

一本質壯實。初起悞服發散以及苦寒之藥。雖音啞喘促。而神色未變。兩目神光尙在。未成敗證者。猶可挽救。

一初起壯熱不退。口中流血者不治。若遇夏月而見血者。其殆更速。若鼻中出血者。謂之紅汗。邪熱已解。此佳兆也。又與口中出血者不同。

一或曰。白腐者。卽傷寒伏氣也。夫伏氣者。名爲腎傷寒。謂非時暴寒。伏於少陰。寒氣抑鬱。內格陽氣。始初不發。旬日乃發。上行於咽門徑會之處。寒熱相搏。而成咽痛。脈息微弱。後必下利。當以辛熱藥治其本病。順其陰陽。則水升火降。而咽痛自己。按此卽感寒喉痛是已。彼白爛者。乃傷燥也。其亦可以辛熱藥攻之乎。謂屬優氣者。非也。

一小兒陰虛。非謂血分之陰虛。乃真陰腎水之不足也。真陰之不足。由於稟賦者居多。今之稟受。十有九虛。而所因亦緣氣化之薄。故燥證本於水虧。若金水相生。得濬其源而安其流。何燥之有。縱值燥令。亦無所傷。是燥之襲虛。皆由真陰不足而致也。

一是證或曰土凝霜鹵是也。考之素問運氣篇。五鬱之發論曰。金鬱之發。天潔地明。氣清氣切。大涼迺舉。草樹浮烟。燥氣以行。霜霧數起。殺氣來至。草木蒼乾。金迺有聲。山澤焦枯。土凝霜鹵。怫乃發也。其氣五。又曰。燥甚則乾。陽明所致。爲收爲霜霧。金燥受邪。肺病生焉。陽明燥化。施干厥陰。陽明所致。爲燥埃。爲霜。爲勁。爲悽鳴。陽明所致。爲燥生終爲涼。註云。金位之下。火氣乘之。故陽明生涼。終爲燥也。又火鬱之發。有土凝霜鹵。愚按。喉白形色。如酒釀中傾酒時。浮出白腐。此由熱蘊於內。從濕生焉。因釀中沸熱之氣。閉悶不得洩。陰氣凝則霜霧厚。卽土浮霜鹵之義。此熱鬱之屬。乃濕化燥生也。夫燥爲肺金之本象。值陽明之令。感發而燥益甚。故土凝霜鹵。由燥氣行。是以山澤焦枯。土面凝白。鹵結爲霜。其發也在氣之五。以土凝霜鹵。較論近是。然既本於燥而論治之。法當

養陰清潤乎。不當養陰清潤乎。乃有明知土凝霜鹵之義。而證治仍復茫然者。吁。醫乃仁術也。業此者能無惻隱乎。

一或曰。白腐一證。實在君相二火。必須瀉心清降爲是。此拘執之語也。烏足以論治。按王肯堂云。十二經脈皆上循咽喉。今得以病之。然統其所屬。乃在君相二火而已。此指咽喉諸證而論。豈可混爲白腐治乎。但是證實在少陰。君火有之。實與相火無涉。究其源。總由腎水不足故也。戴人云。識得標。只治本。治千人。無一損。斯言也。安可忽諸。嘗見泥於君相二火者。每用燈心。黃連。犀角。羚羊。龍胆等味。天枉者比比。猶矜獨得之妙。良可悲夫。

一詭僻之徒。每遇喉白腐爛。不問虛實。動輒用牙柄刮之。暫快片時。以爲技術之巧。孰知括傷之後。其白復前。延爛更甚。因而莫可挽救者多矣。時有諍友力阻之曰。子業是科。非用刀。卽用括。非正道也。請速改之。伊艷然曰。爾何知。此天付我以手也。吁。醫乃仁術。豈以割肉爲能事耶。若不顧人之生命。而但知針之砭之。孫絡割斷。難以補痊。書曰。悞傷針刀者不治。此之謂也。

一是證發於春秋二季。值天氣亢陽居多。經云。亢則害。而亢則燥甚故也。交冬燥亦有之。然當夏令炎暑。間或患此者。其證最重。非尋常傷燥可比。何也。蓋夏至陰居於內。陽浮於外。凡病皆不易療。而況白腐之惡候乎。若治之不善。其殆更速。

一是證最忌葷腥炙煇甘甜之味。以及辛辣香燥之品。倘不自慎。亦致不救。

一白腐亦有寒熱虛實之不同。非盡屬燥之一端。有因感寒蘊蓄而發者。有風熱客於肺胃而患者。有嗜食辛辣炙煇之味而致者。有實中兼虛虛中兼實者。有似實而屬虛者。有似虛而屬實者。種種不同。治當分別。未可執一。或表散。或清涼。或辛溫。或養陰清潤。貴於臨證之際。神而明之可耳。

一邇年喉證。感燥者多。非獨白腐也。用養陰清潤法。獲效甚廣。遇用風藥者。間或有之。而家傳之紫正湯。辛烏散等方。未嘗用及。緣因屬實証甚稀。而陰常不足者恆多也。王太僕云。壯水之主以鎮陽光。斯義誠深妙哉。

白腐論

喉間白腐一證。俗名白菌。卽白纏喉是也。二十年前。患此者少。邇來甚多。嘗見一家數口。次第天傷。皆由妄治之害也。凡大人患此者猶易治。惟小兒爲難。蓋嬰孩稟賦不足。體質薄弱者多也。是以小兒白腐證多於大人。按此證有肺腎陰虛。感天時燥金之氣而患者。卽傷燥之候也。有受疫癘雜氣而病此者。其傳染是也。有妄稱傷寒伏氣者。又名少陰慢喉者。或曰爛喉痧者。皆非也。所謂不揣其本。而齊其末。徒執一病名。而不識治。何益之有哉。但肺虛陽燥。與疫氣傳染之形證頗同。而治法迥別。其初皆有憎寒發熱之象。熱甚者

重。熱微者輕。開首均忌表散。若見發熱頭痛。認有外感。驟用羌。獨活。秦艽。荊芥之屬。一經妄表。而熱更甚。其喉白愈增。由是鼻塞。氣促。口張。音啞。打噎等候俱作。而不可救矣。張會稽曰。火得升散而愈熾。沈金鰲曰。凡喉風諸證。總不宜發表。程星海曰。喉家不可表汗。吳又可曰。疫邪不宜妄表。喉證本屬內因。而況傷燥與傳染之白腐乎。是以二證。最忌寒涼及表散之品。若執認肺胃蘊熱。又兼風邪。必先表散。以爲層次治法。定貽悞不淺。卽如牛旁。射干。山豆根。本草雖曰能清利咽喉。解喉痛。桑白皮。黃芩。瀉肺熱。桔梗開提肺竅。蠶蠶解喉痺痛。諸品皆係療咽喉要藥。惟於白腐一證。最不適宜。嘗見用此等藥味。無不變爲音啞打噎。猶有執而不悟者。見音啞氣急。以爲熱邪歸肺閉塞。復投麻黃。石膏。枇杷葉。馬兜鈴。犀角之屬。更轉爲舌黑胃爛發斑而斃矣。至於喉科書所載。攔定風熱攻上不攻下之語。及紫地湯。以角藥噙吐。或因未大解。以生軍玄明粉攻之。更速其殆。是皆未探本源。各執呆方之悞也。

燥 論

書云。燥爲六氣之一。肺金之本象。受熱則更燥。從火化也。燥在內則津少煩渴。在上則咽焦鼻乾。蓋金爲生水之源。金被火燬。腎水失其源矣。安得不五內炎蒸。臟腑焦烈。雖似有餘。實爲不足。經云。秋傷於燥。上逆而咳。臟氣篇又曰。腎苦燥。又曰。諸澀枯涸。

乾勁皺揭。皆屬於燥。馮氏曰。潤者。無水源也。乾者。不滋潤也。勁者。不和柔也。皺者。皮膚啓裂也。澹者。如諸物濕則滑澤。乾則澹滯。是皆燥金之化。然燥之標。由於風與火。而燥之本。實根於脾與腎。若脾精不能轉輸。而陰精不能上奉。所以肺失化源。自見其象耳。大凡幼穉本質。腎肺不足。或感燥氣而發喉白者。治法專以生津養陰滋潤為主。若用表散以及寒涼攻下。立見其殆。慎之慎之。

證 論

白腐一證。方書未詳。而其理散見於各家。在人之善於領會耳。今時幼穉。稟受怯弱。嬌養柔脆。故錢氏以六味治小兒。培陰以配陽。其義甚深。若先後天不足。而患此證者。肺腎必虛。生化之源遂失。所謂水竭則腎涸。腎涸則下泉不鍾。而陽盛於上。其燥益熾。音啞。打嗝。痰鳴。喘促。煩燥等證作矣。

肺受燥論

書云。肺爲諸臟之華蓋。清陽出上竅。濁陰出下竅。咽主地氣。喉應天氣。屬乾金爲肺之系。喉以納氣。故喉氣通於天地。又肺開竅於鼻。肺氣通於鼻。鼻主天氣。又精氣通於天。故值天時燥氣之令。凡感召即從鼻入。而肺先受之。輕則發咳不已。重則發爲白腐也。且肺

爲清肅之令。宜降而不宜升。經云。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凡肺氣充實者。無是患也。要知諸氣膹鬱。則肺氣必虛。若泥於肺熱之說。投升提及瀉利之劑。反從火化而燥益熾。亡可立待耳。況白腐本非喉病。乃肺燥而發於喉也。其燥之輕者。發於喉亦輕。若燥甚者。其白漸蔓於喉。及纏滿肺系。以及肺內皆有。非僅現形於喉也。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是也。趙養葵曰。世人皆曰金生水。而予獨曰水生金。夫肺出氣也。腎納氣也。凡氣從臍下逆奔向上者。此腎虛不能納氣歸源也。毋徒從事於肺。或壯水之主。益火之源。肺向水中生矣。唐笠山曰。水生金。乃金生水之對面也。世人但知其一面。而不知又有彼一面也。由是類推。其白腐之傷於燥。更可悟矣。

樞扶氏曰。五行中之相生相尅。世人只知其順。而未知其逆也。如水尅火。人皆知之。而火生水生木之理卽知亦少。

雨仁氏曰。人臥肺氣歸於腎水之中。所謂母藏子宮。豈非水生金乎。

論 治

諸証有表裏虛實之分。惟白腐一証。屬少陰君火。乃內因裏證。不涉表邪。非外因也。然初起每憎寒惡熱者。係肺病之本象。並非有外感也。是以喉患無有不作寒熱。諸醫不明所因。罔知底蘊。動輒表散。總投寒涼攻下。每遭所悞。雖然證固有傷燥與感疫之別。但疫之

喉白亦兼燥也。故治有始異。而終不外養陰之法。以肅其源。是證之輕重。在紅腫與不腫之分。有紅腫起白者。七日可愈。若不腫起。須防七日之險。倘經悞治。肺腎更傷。生機遂息。無能爲力矣。

兼證論

凡病不挾雜證。均易治。若白腐一兼他證。更難着手。如發癰。疹。流。疳。斑。癰。及壯熱不退等候。蓋疳。疹。斑。癰。有陰陽虛實之殊。不可執一認爲火證。驟用寒涼。有因嚴冬之時。值冬燥將發白腐。預怯寒熱之際。庸工不知所因。妄猜感寒。遂用羌活。桂枝。蘇葉。乾姜。附子之類。燥更受灼。陰液益虧。鼓動浮游之火。以致逼出疳。疹。乃屬無根之火。形如蚊點。此卽陰斑是也。若再進寒涼。水極反從火化。舌必轉黑。白腐愈增。變爲焦黃。而證殆矣。又有因音啞。打噎。鼻塞。氣促。而熱不退。認爲實火。用麻杏石甘湯而發斑者。有因熱不退。用表散過度。發出癰。疹者。有因悞服黑糖沖酒。及蘇葉。姜湯而發疳。癰者。或喉中鼻內出血者。或起初不現。三五日後而現此者。種種似火之有餘。實由水之不足。不必從事於疳疹。只須重養陰。兼清潤。庶可獲效。

辨證附參

近蘇郡出吳醫彙講一書。有爛喉丹痧論。蓋卽吾鄉所患之白腐證也。其論三則。一唐子迎川。一祖子鴻範。一李子純脩。皆云稱近來患者甚多。患而死者亦復不少。並易傳染。而方書未詳言及。治亦無從措手。其唐氏云。或言辛散。或言涼解。或言苦寒。俱師心自用。各守專門。未嘗探其本源。引仲師金匱書。陽毒之爲病。以升麻鱉甲湯主之。指內經熱淫於內。治以鹹寒。佐以苦甘之旨。此唐子之論治也。究亦未知其源。未嘗悟及傷燥與感疫之爲患。而鱉甲湯更相左矣。足徵醫道之不易也。猶有拘泥寒涼之輩。悞投致險。復引此湯。尤而效之。希圖塞責。未見其驗。而殆更速耳。祖君論是證之所來。不外乎風寒濕熱時厲之氣。解表清熱。各有所宜。始得其宜。當愈不移時。治失其宜。禍生反掌。若漫用寒涼。則外益閉。而內火益焰。咽痛愈劇。潰爛日甚。不明是理。反云如此涼藥。尙且火勢勃然。猶謂寒之未盡。於是愈涼愈遏。以致內陷而斃者有之。或有議用清涼者。乃以鬱遏誹之。炎熱燎原。殺人最暴。此偏於散而謗匪清者之爲害也。彼言散之宜。此言散之禍。彼言寒之禍。此言寒之宜。要惟於先後次第之間。隨機權變。斯各中其竅耳。此祖君之論也。雖知有時厲之氣。而治法尙未發明。其評時醫之弊切當。李氏云。譬之於物。以盛火逼之。只見乾燥。而不知濕熱鬱蒸所以致腐耳。其患之處也。色白如粉皮樣。或腐至小舌。鼻塞。合眼。朦朧

者。皆不治之證。總之因天地不正之氣。感而受之。故體有虛實之不同。卽證有輕重之各異。其治法。風熱者。宜清透。濕熱者。宜清滲。痰火者。宜清降。則喉爛自止。若過用寒涼。勢必內陷。其害不淺。此李氏所論。其治在標。猶未究及內因傷燥之候。惟寒涼禁用。三子皆相符。獨未悟及傷燥。醫道之難。概可見矣。

主治方論

凡喉白初起。無論屬燥屬疫。與夫寒熱之有無。以導赤散加減治之。無不獲效。三四劑後。如質弱正虛。喉白脫而未淨。或熱未除。虛里跳動。及大便未解者。總用養陰清燥法。自漸痊矣。按經治以來。活人甚廣。可稱濟世之慈筏也。蓋喉白之屬燥。由於下焦之陰火。陰火上越。而燥亦甚。若執以甘桔瀉白等湯。則大謬矣。是以治法。必須心液下交。而火自降。腎氣上承。而水自生。母得所養。而燥自除。故制丙丁之火。必先合乙癸之治。導赤之用地黃。涼而能補。直入下焦。培腎水之不足。腎水足。則心火自降。況喉白之燥。本屬虛邪。虛邪亦責於水之不足。佐麥冬以清肺。水出高源。而流漸長。壯水以潤燥。不宜治乎。

入方

導赤散

治喉白神效